

新

書





書

新

校 弔 文 盧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賈誼新書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盧文弨校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旣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欽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偵到致不可讀。唯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膈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

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賈子舊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摻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溢。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母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旣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尙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母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

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互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

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卽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舖印一行。故今稱爲建本。

潭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卽從淳熙八年程潛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頴本 明安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贈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無沈頴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讓篇。吳据宋本抄補。而毛本則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缺者。不知何時人。合柳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弼本 明正德九年爲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賈子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疆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璋

尊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賈子新書卷一

梁 太傅賈 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窮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

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記作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字衍。下云：始皇嘗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而始皇本紀則

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懼。同盟

而謀弱秦。史記同作會。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潭本無之字。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潭本君作賢。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建本作連衡。非。今從潭本。與始皇本紀合。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作燕。楚、齊、趙。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昭滑。潭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作倫。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潭本從陳涉世家作師。仰關

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遁而不敢進。通與巡同。建本尚不誤。潭本則從始皇本紀訛本作遂巡遁逃。案：陳涉世

家但作遁逃亦誤。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伏史記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

莊襄王。享國日淺。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笞天下。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賈本論作搞朴。今從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潭本作百越。下同。以

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

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潭本鏃作鏃。音義同。始皇本紀作鑄鏃。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

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爲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潭本淵亦作谿。良將勁弩。潭本下有而字。守要

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潭本無而字。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潭本氓作氓。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

及中人。潭本作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竝稱。子弓蓋卽許臂子弓也。或云仲弓卽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

耳。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偃起。與始皇本紀同。陳涉世家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書。史記竝作什伯。率疲弊之卒。潭本作率

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而倒。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有而字。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傑竝起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耒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鑕也。潭本不敵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銛。銛與銛同。誦戍之衆，非抗九

國之師也。潭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潭本作鄉時。同史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也。潭本也。上有何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潭本作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致萬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作招。漢書同。又有字潭本無。然後以

六合爲家，崑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作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事勢。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句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政讀爲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

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

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

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

也。潭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潭本離作併。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

之。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者異也。潭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卽是不知守之道。與取異。兩句當合讀。今從建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潭本無也字。借使秦王論上世

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案。上言始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亡。此又是一意。譚本從史

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亦可通。然於上文卻少收。然。今故從建本作亡。意林引作政。當亦因史記改。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建本

作短褐。今從譚本改。囂囂。譚本作囂囂。音義同。此從建本。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意林仁。作治。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庸主。建本

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

免刑戮。去收拏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多用賑。字。此從史記。輕賦少事。

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

與天下息矣。譚本依史記疊天下二字。建本無。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譚本作狡猾。無離

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

史記一無此五字。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

不收卹。然後姦偽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羣卿

記作君卿。譚本同。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者字。見終始之變。譚本作始終。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

道。譚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譚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同。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為義。

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潭本作身不免於戮者。正傾非也。與史記同。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潭本循作修。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

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潭本

沛作師。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潭本有大擾二字。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

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貳。潭本從史記作上。或以二爲古文上字改之耳。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潭本

立下有而字。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潭本作宗廟之祠未

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

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建

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開本有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六字在此。然困於嶮岨而不能進者之上。是

後人以史記之文贊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嶮岨十字。今此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複矣。潭本但全錄史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史

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母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潭本險作阨。母訛再。餘同史記。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潭本作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

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潭本有也字。必退師，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

令國君。建本作退陣案士。陣字訛。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潭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

海。而身為禽者。擄敗非也。潭本揀上。有其字。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

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如化之士也。潭本無謀。遠二字。

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弱同。潭本無也字。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

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

字。潭本同。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為飭。譚其強也。禁暴誅

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

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潭本怨下。有聖字。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五序。小司馬云。賈誼書。五作王。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

竝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潭本後下。有事字。是以君子為國。觀

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潭本作應。故曠日長久而

社稷安矣。

宗首勢事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冝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偏。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間本或作偏。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

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譏間所不欲。黃帝曰日中必熒。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熒。案。顧氏家訓引賈誼策作熒。潭本正相合。從之。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冝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

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十六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為安以亂為

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尙憚。建本作常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潭本皆有至此則

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執視而弗冝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驪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藉也竊為陛下痛

數寧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潭本二上無者字。可為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歎息之大也。俗間本作太息。非。若其他倍理而傷

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

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

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然同。建本作燠。今從潭本。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

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為後人取漢書之文而敷演之。致多冗長。其文理尙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削。至

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以數日之間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

擲焉下。又贊何其甚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

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慳矣。慳、一本作慳。及秦始皇

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摻、古多用

或云。避魏祖名。改。潭本作操。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

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使為治勞知慮。本接上

膾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

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

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

盜賊可令少。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為可

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為字在神字上。誤。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繼線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

固百以是。是。當為足。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是。固當足百年也。建本固作罔。說。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

生為明帝。沒則為明神。建本作因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潭本亦作股肱明臣。案。誼言皆指君身。不應及股肱。漢書作生為明帝。沒為明神。是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

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

亡極耳。此數句文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文易之。恐失其本真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

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潭本無成長

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

得。後可以為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又潭本法下有程字。下旬首無以字。以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

何不一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者三字。係妄增。潭本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

日夜念此至執也。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十字。亦妄增。今刪。雖使禹舜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為之有數必萬全

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辛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本。俗間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藩傷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

建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潭本。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甚非所以全愛子

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而予

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

不足以徵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

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本力作乃。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

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疑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建本何本作付。訛。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譚本無葆字。子孫世世與漢

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藩疆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譚本比長沙乃纔二萬五千

戶耳。譚本作三萬。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

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譚本無數字。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譚本作也。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

樊、鄴、絳、灌。譚本長沙下有王字。欲下有臣子二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即以為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為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

朝乎。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

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

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譚本無施字。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為二，以當之。

此并數葉為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

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芋尹，建本訛字。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綏。為

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譚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譚本作弛心。必至，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

方病大燠，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建本此下又覆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二句。今從譚本去之。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

搯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譚本作病。後雖有扁鵲，弗能為已。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扶荷大弛必至心十字。亦係覆衍。今從譚本去之。此

所以竊為陛下下患也。病非徒燠也。又苦踈齧。上古躡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躡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

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燠

也。又苦踈齧。建。譚本下有也字。衍。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在所。譚本訛所。在。今從建本。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

法予之。受謁。本作受膈。訛。今改正。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

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別本誰作推。譚本無。又無之字。埒。訛作將。今從舊校本改正。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譚本下有王字。臣之

與下。潭本無此四字。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為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

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脫。今從別本補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

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

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具字。天子親號云太后。

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

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

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儀亦言也。

見周書寶典。解孔異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次皆字各本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

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荀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二。十三字。潭本空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

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今從潭本。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

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作特。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曼作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

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膚。又形貌說。畫近貌。今從潭本改正。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

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建、潭本並衍異服二字。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潭本作民。德則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

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作述。或校者以繡衣之文易之。今一依本書。引詩亦然。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也。潭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建本作已往。則爲臣例。今從潭本改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粗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

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

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

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爲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爲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皆當以異字爲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潭本。故高則

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本說用。下竝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同。潭本作卑。遷則品

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著。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

則讓。上僭則誅。讓、責讓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岑人定

其心。各著其目。岑、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岑。山下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說作季。潭本作使。今據李說定作岑。又一本本作位。合上岑字爲句。是後人以意改之。不可從。故衆

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字。譚本有。若日之與星。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幾讀與冀同。譚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

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陛下。即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即此起數語。已大失誼之本意。蓋誼以為即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此書似謂不為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為別白可耳。建、譚本竝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而大強五字。別本皆有之。至其相與

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特以、建本訛。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雖有猶且棄立而服強也八字。乃改豪橫而之比大諸侯。憫過黑子之比於面耳。憫、與僅同。建、譚本竝作憫。字書無憫字。漢書作廉如黑子之著面。譚本作憫比黑子之於面耳。豈足以為楚御哉。別本

而陛下所恃以為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為鄰。憫自完足矣。建、譚本作勳自見矣。唯書同。

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譚本適是句脫。又工訛作外。漢書作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之行異布衣。布衣者譚本者字在上句下。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

血

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義。說。今從潭本。漢書剽作斬。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

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本

無兩字。別本有。與漢書同。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奉地

也。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潭本作秦地。說。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知蚤便其勢。且令他人

守郡。豈知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即有後。漢書作而為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尙近之。潭本脫梁字。作即有後患。譌矣。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不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新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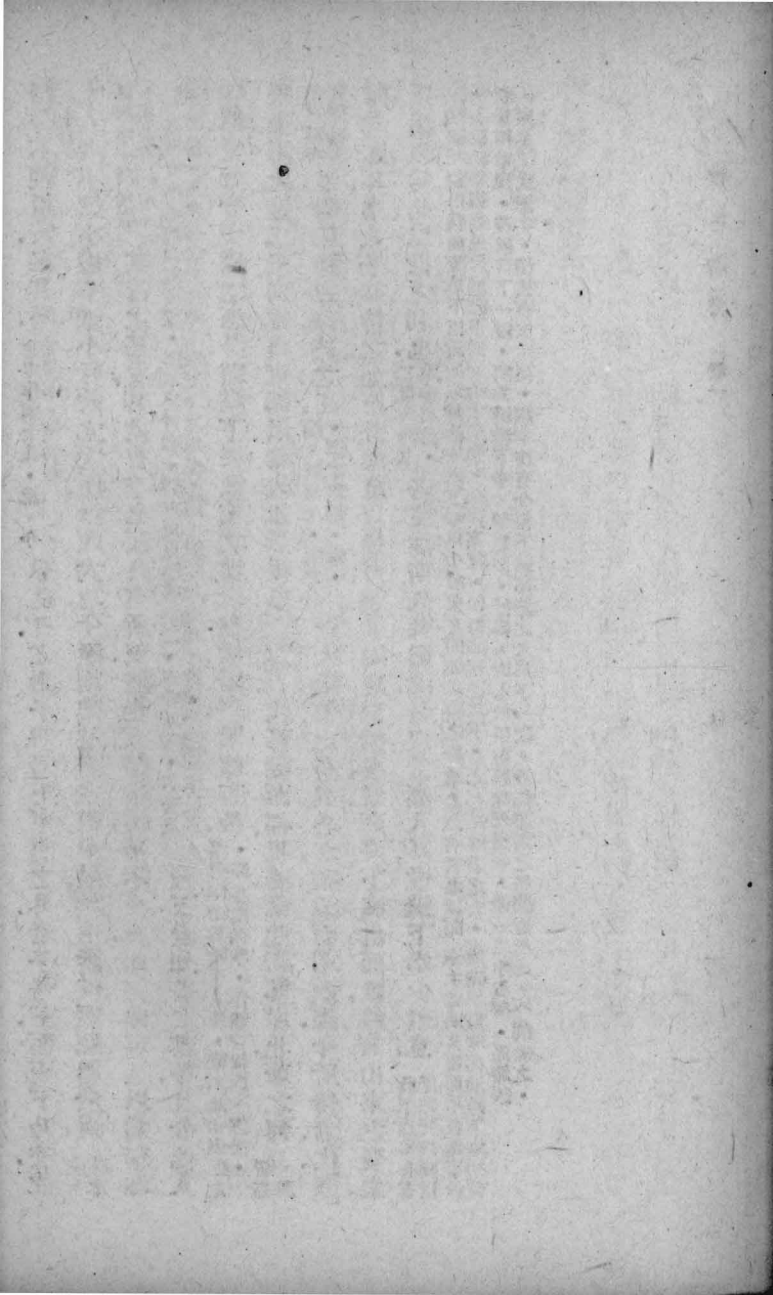
本從漢書作新鄭。淮陽包陳以南。撻之江。撻。鉅偃反。關撻也。潭本作截。說。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

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

臣竊以為此二世之利也。二世。潭本。說作萬世。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昧死以聞。臣

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閒。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為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幸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即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之文。惟陛下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複。若欲留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臣誼竊昧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脫聖字。漢書有又末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以下一段。乃淮離篇之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

意。句相重複。若欲留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臣誼竊昧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脫聖字。漢書有又末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以下一段。乃淮離篇之尾。綴衍於此。今削去之。



賈子新書卷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譚本作皆冠。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三十三字。譚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

除六國之憂。建、譚本夫秦下有自逆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而故成六國

之禍。難以言知矣。譚本作內制天下。顧措而知意。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有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苟身常無意。但為禍未在所制也。亂

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譚本作使曹勃不寧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體

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偽耳。

五美事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薙醢耳。建本作志知。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本脫于孫王之四字。又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治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作莫慮不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

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漢書機奇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機奇。

機車。此其證也。別本此處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

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潭本作臥赤子衽席待遺腹。潭本作植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

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末二字當

如文王世子。子賈問樂之比。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潭本作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鯨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猥之數也。偷猥言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偷猥。譚本作偷猥。字書無猥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譚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譚本作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象理解也。譚本無解字。然皆作者字。勢已定。權至醜。脾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譚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醜脾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說作故。

審微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譚本無也字。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窮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焔焔弗滅。炎炎柰何。焔焔、舊本皆訛作燼燼。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作焔焔。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間忽橫五十八字。是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譚本改次爲故。亦非。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

自知也。故墨子見衛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韓

行人。下同。辟彊音闕。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燹。字書不載燹字。案

燹。潭本即作彊字。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燹。字書不載燹字。案

文公名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潭本分作陸。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

王出逃伯闕。二字不可曉。疑衍。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

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潭本末作末。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

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本是直字。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

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叔于奚。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子奚率師逆之。大敗齊

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子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

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即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

郭者歸。艾。劉同。傅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

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

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今從別本增。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謀。

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潭本從漢書作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潭本上訛作帝。今據下文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建本醜。潭本仍作恥。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剔鯨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菑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禮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鯨劓髡笞。傷弃市之法。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字。傳與罵音義同。建本作謬。潭本訛作笞。

係今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陛乎。潭本無下字。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无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

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潭本無此五字。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百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

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即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寇。非也。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潭本此上有如字。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

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建本脫衆人畜我我故六字。今從潭本增。別本我字不重。智伯國

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潭本作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

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建本脫彼將犬馬以下十一字。潭本有。頑

頓無恥。莫苟無節。漢書作曩。師古曰。謂無志分也。莫音胡。結反。音后。建本曩作斷。訛。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苟若而可。兩則字。潭本無

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困而擊之矣。漢書作則因而撻之矣。潭本有則字。困作因。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

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建本最訛。譚本依漢書。但皆作俱。又作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者。建、譚本污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婦姊妹五字。係妄竄。今刪。

不謂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脫者不謂罷軟五字。潭本有。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

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潭本詞從漢書作何。下同。聞譴訶則白冠鵲纓。

盤水加劍造清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反。蘇林曰。音黎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

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潭本作造請其罪耳。非。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斃而加也。頸斃。建本訛作頭矯。其

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作聞令。訛。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建本脫曰字。潭本有。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爲憲。漢書作憲。宋祁引王仲弓說亦謂當作喜。潭本作憲。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

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潭本報上無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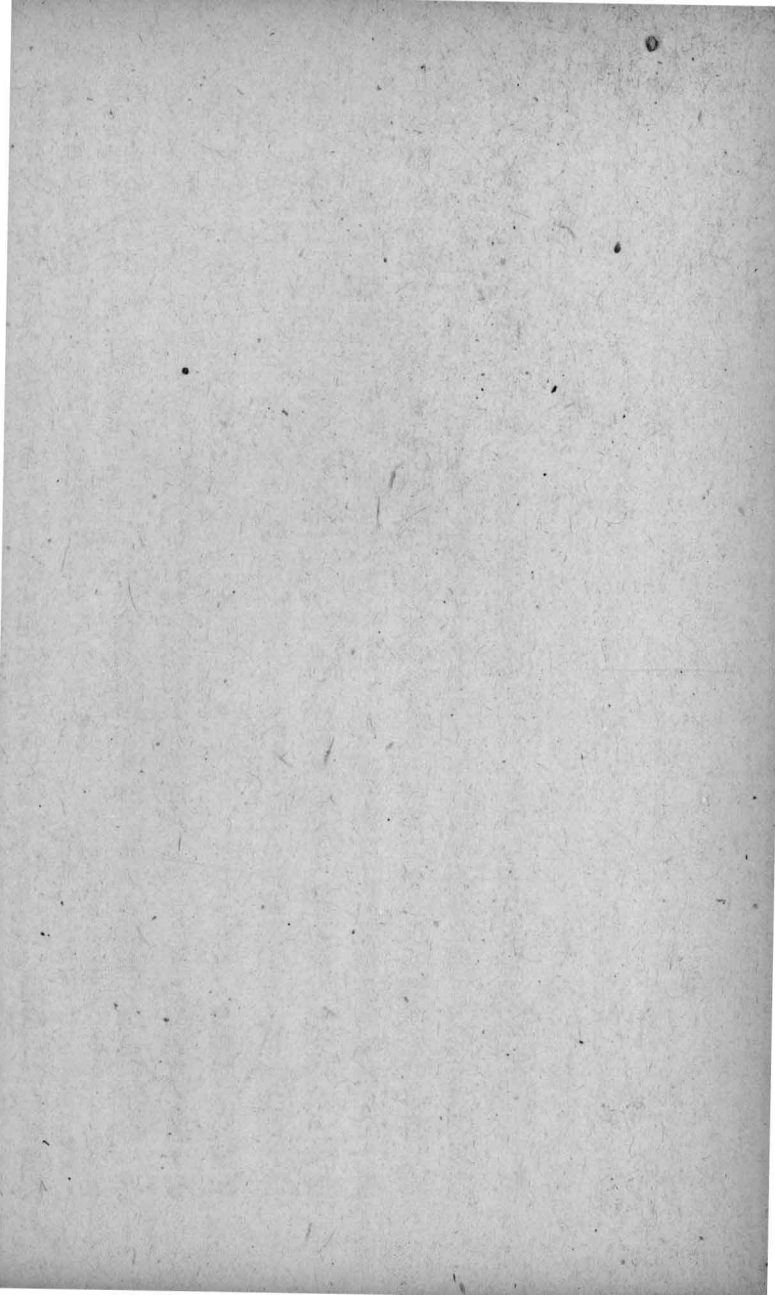
國醜忘家。公醜忘私。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六字。潭本有。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此

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建本爲作謂。今從潭本。



賈子新書卷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禮本作大。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譚本作故。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譚本相作怡。醜作恥。下同。行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作困。別本作固。皆說。此書多用因字。今從譚本。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譚本有。哉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譚本作逐利不耳。凡此皆從漢書。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今其甚者。剽大父矣。賊大母矣。蹂嫗矣。刺兄矣。建本剽作到。譚本作剽。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本補。陳當與剽同。割也。盜者慮探桂下之金。譚本慮作利。無下字。掇寢戶之簾。擡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作拾。與十通。譚本作十。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譚本行。下衍郡字。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譚本作猖蹶。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譚本作者也。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譚本時作特。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壞。建本脫為人之所四字，又弗為二句作弗為，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潭本此非天所為，無之字，不循作不脩。

秦滅四維，不張。潭本不張止，有而字。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作亂賊，今皆從別本改。父子六親，殃僂而

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

今定經制。建本脫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

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有敗字。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本作，別本作懦。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句○攻潭本作功，皆與工同。貴人

善突盜者為忤。句○潭本作忤，則又當以賢貴人句，折諸侯句。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潭本作諸侯設詔而相輶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未詳。或

疑詔當為詔。輶當為復。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此

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賦之所致。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句善書而為吏耳。胡

以行義禮節為。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猶祭酒也。鯨剛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

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當作雖，潭本作為，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有脫文。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

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十八字。係妄人竄入。去之則文氣一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

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潭本

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字疑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

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罵。建本罵作母也。訛。今從潭本。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

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弃倫理。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耄鉏杖。彗耳。慮有

德色矣。彗亦彗也。潭本作彗。又耳作而。無矣字。母取瓢碗箕箒。慮立諄語。潭本作立而說。語。說諄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

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建本其然猶并心而赴時

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潭本無。有猶日二字連下文。皆同漢書。蹙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潭本作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

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潭本作十二歲。上有爲字。得之作得失。又未有帝者養士進取道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從別本去之。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

也。建、潭本復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網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

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字。下同。又平作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

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句○而務。潭本作之物。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

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

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

具。萬里字。訛。天上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

非有制度也。令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

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褻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別本作以衣帛。褻民。衍衣帛二字。潭

本無餘字。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

旱。必先因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令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民。潭本作朴一。又性。賈子本作生。別本作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曾犯法禁味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衍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

不起。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羅縣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

孽產子事勢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

庶得以衣孽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建、建本今富人大賈召客

者得以被牆。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建本作適節。今富人大賈屋

壁得爲帝服。富人。建、潭本。作貴人。訛。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潭本

且下衍主字。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躋也。躋與舛同。且試觀

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間一之字。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

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不爲、不成也。見春秋繁露。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若夫十二字離曉。必是妄竄入。夫罇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罇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馴山是罇于西海。敦題之山是罇于北海。罇、章閨反。郭注猶堤埽也。是則今人之所云邊際耳。

今也平居則無芘施。芘與柴同。此施猶藩籬也。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

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下建本有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潭本同。但無六字。今並刪去。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

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作石。黥罪日繁。此一禍也。

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

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疑、別本作罪。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

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

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

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舊校者

依漢書增入。今從之。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

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潭本作奇。一作奇。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此下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誤。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願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關。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字。天子

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

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以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爲、本作所謂。誤。今改

正。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擊諸侯。

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作積。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

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致輸誤。倒。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

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爲境。小國闔大國而爲都。闔當作廊。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

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首卷益壤篇意義相

同。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建本脫至字。今補。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潭本作力。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

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潭本上作土。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潭本以作能。別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

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之字衍。別本作為。亦訛。雖秦

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

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

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躄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

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案。漢書云。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

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滕。潭本作不勝。又自詣作自詣。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中開又隔以履躄。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縣令等字。又是衍文。夫行

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

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姦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設字。今刪。曩下本或有時字。淮陰侯尚王楚。

鯨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廬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

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建本訛作豪亂。潭本作

漢書同。高皇帝與諸侯并肩而起。諸侯。潭本作諸。非有則室之勢。以象帝之也。者矣。率率者。乃尋為中肩。

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

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

潭本無皆字。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

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

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

潭本身下有親字。

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山王王趙。

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

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

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

建本布衣上無有字。潭本宰作帝。漢書同。

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

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冒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

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

乃、潭本從漢書作適。

陛下雖賢。誰與

領此。

建本作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

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

也。然且吟。辭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纏相懸。

吟辭。疑當作噤。方音作馮。音皆相同。怒也。纏。字書無考。其義未詳。此下舊有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十字。此等皆備書無

知小人所為。不顧文理。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滓穢本書也。

憂民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

建本作八年。案無

蓄篇作九年。是也。今從潭本。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三十、漢書作四十。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稷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潭本稷年作獲耳。富人作當今。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甚多。難以盡正。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八字。係後人妄竄。令刪去。然則所謂國無

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舊校本增。今從之。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

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有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衆。潭本無之字。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

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積貯一疏。此割裂為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迺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憂。潭本作為人

自省憂。別本作弗。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鑄錢篇云。方今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無如下建本有

始伏望。可善圖。隨手鈔襲。皆是一手偽撰。憂字。潭本無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

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二

十六字。亂湊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有今匈奴。據侮。掠五句。係依漢書。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

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譬且病，非夫蹙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係妄竄。當刪。漢書作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

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有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

弗官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固。陛下官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從字疑。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次也八字。亦係妄竄。今刪去。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潭本作所誠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

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下有其義。尤要四字。不成文理。今刪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篇。潭本此處不載。天下之勢倒植矣。建潭本作天子。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捫然、疑捫然。左傳。捫然授兵登陣。

賈子新書卷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建、潭本控弦作并疆。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

潭本無此字。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建、潭本脫漢字。而下衍。今俱從別本增刪。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

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此卽三表五餌之喻。爲此立一官置一

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潭本作荀誠能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冑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

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有。彼字。別本彼作設。亦訛。今刪。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吒。當作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

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別本延下有。安字。衍。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灌窳。疑

當作灌窳。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乃瓜字之訛。灌瓜。卽退讓篇所云者也。皆屬之直郡。句。然後罷戎休邊。句。○戎。疑當作戍。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

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潭本有北字。此其示武昧

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別本隆上有。建字。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

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潭本工作功。陛下

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

柰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潭本疆作伯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別本作三苗服

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潭本作蓄又

孰敢怏然不承帝意建本作又且孰敢且案且字衍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為陛下舊皆作陛下為臣今從舊

人校本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宜幸用臣之計臣

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潭本使作令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

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潭本若下有信字衍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

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今依潭本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

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遷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潭本作我狀又弱子作若子臣又且諭陛下

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

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

以均賞均則國寡緣空而賞薄不足以動人舊本皆作尙薄說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踔也猶言殘踏也先使

過望矣此即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駭轍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

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財亦非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潭本少者上無家字

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

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
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臠炙肉。臠、字書無之。一本

本作臠。即豬字。亦非辭。疑臠肉二字爲衍文。

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

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潭本無耳字。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羨而相告。人

慘憺其所自。譏與涎同。建、潭本作嘆。別本作涕。皆訛。慘憺、淮南子作憺。慘、音探。憺、文習案。當讀爲貪圖。今人猶有此語。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

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

白墨黑。猶言粉白黛黑也。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

鞞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俾倒挈。即今所謂筋斗也。面、假而也。舞者蹈者。潭本蹈作踰。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人。此即偃師戲也。昔時乃爲

戎樂。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攜手胥彊上客之後。潭本作之待。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潭本作持。使降者時或得

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令使者降者。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兒。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汲汲與急念同。

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建、潭本

必下行一有字。又建本富。作官。此作北。皆訛。善尉處。句大困京。句廡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

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困令。或改作困倉。今從潭本。王慮出

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王慮句有訛字。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汲汲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

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好

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兩本皆訛召。今從別校本。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闕。案下文有衣閑。別校本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

則從居則更侍。建本脫居字。別本有之。潭本作入。上卽饗胡人也。大穀抵也。穀抵、卽角抵也。建本作穀抵。訛。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

傍。潭本力士作功士。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道

之。擣道猶騰也。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舊校者改贛爲賜。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

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

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按

也。扞、隕也。言降下胡人。如隕墜也。之易。前云。下匈奴猶振槁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

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

字書不載繡字。案白樂天詩。鳥以能言繡。龜緣入夢烹。繡爲編緹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潭本悍作捍。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

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潭本作飯。失其口。揮劍挾弓。而躡穹廬之隅。揮劍、潭本作裨劍。別本作彈劍。

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猶言先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

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衆下潭本有人字。南

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衆下潭本有人字。南

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額。請歸陛下之義哉。

潭本作稽類。

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

此、潭本作比。

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

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爲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

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炙贖者。

潭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作夫。又炙臠倒。贖。房粉切。亦臠也。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

下矣。

著、章略切。

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陷贖。齧噉澹多飲酒。

齧、俗炙字。噉、羽敏切。大口也。澹、字書無考。

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

建、潭本作財盡而愈困。說。今從別本。

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

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

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

建、潭本皆無或字。別本有。

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

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

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貧。

建本窳作窳。

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

富矣。

治、當作殆。

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建本作天子不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

而訛耳。下同

曰。苟或非天子民。尙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潭本無此二句。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

天子也。別本作王者於天下。

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

潭本夷作狃。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下又有莫非天

子之所作也。八字。係衍文。當刪。

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愾渠大罪也。

毛詩鄭箋云。愾、驕也。

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

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憐人之民哉。訛。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願為

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為戎人為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為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

此。建、潭本特作持。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實。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

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銓權未詳。奚宜敢悍

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閒。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使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獯猛獸。而獯田廬。獯、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獵化為獯。過成鄙俗。今諸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潭本作猛敵。訛。今從建本。不搏反寇。而搏蓄菟。菟

兔同。此從建本。所獯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諸本脫不字。舊人校增。今從之。玩細虞。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是虞。今從潭本。不圖大患。非所以為

安。

淮難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諸子。與漢書同。建本無諸字。今從潭本。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

道。舊本或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陛下為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諛讓。別本作諛讓。潭本訛。讓。敷留之罪無

加身者。數留未詳。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主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曾不捕。

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徙、舊本皆訛從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此當作徙字。案。薄昭子厲

蹂促而弗用也。此篇多以咫代則字。蹂促猶蹂躪。潭本作蹂促。而下有使字。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

以爲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潭本脫傾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勸當作憊。建本作董。亦僅字也。今從潭本。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

建、潭本脫孰字。今從別本增。下孰弗知句同。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逆拒、建本訛迷聊。潭本作逆抑。亦訛。今從

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啓章之等。潭本並作棧奇。即柴奇。說見五美篇。金道、當

以爲之神不可曉。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

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贅。可刪。潭本又衍一也字。且

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心可知也。潭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並作人之可知也。今從舊人校本增。今淮南子有王字。

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是立咫下舊有焉字。衍衿。潭本皆訛衿。今從別本。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

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則是字當屬下句。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

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訛舍。今從別本。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

賈子新書 卷四

四三

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下父字。舊本並脫。今依漢書增。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子綦、左傳作于期。此與說苑同。

譚本譚本。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王也。建、譚本作伐主。別本作代主。今案當作代王。為發憤快志爾。故挾匕首以衝

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漢書作固為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為二字可省。以下匈有固字。不當複也。建、譚本靡並皆作靡。固非冀生也。今淮南

土雖小。鯨布嘗用之矣。土。舊作王。矣。舊作耳。譚本又無嘗字。今並從舊人校本改。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

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

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句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句然

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是承上語辭。譚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譚本作鱗諸。左傳作鱗設諸。漢書作刺諸。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

衆積之財。億、安也。不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瓌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意。譚本作不義。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

起兩柱之閒。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留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瓌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建、譚本無此句。別本從漢書有。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譚本作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漢書作至纖至悉。織與纖同。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未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今背本而以未食者甚衆十字爲句。辭書以作題。顏師古以趨從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也字。

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俗。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崇。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潭本俱訛作貶敗。此下又有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

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

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漢書作世之有饑。稷。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

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矣。衆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字。在衆字下。皆衍文。今刪。兵旱相乘。潭本作承。與憂民篇同。

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本者聚二字。今從別本。罷夫羸老。罷下建。潭本衍一矣字。作上句結語。非是。今從別本。易子孫而敵其骨政

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起矣。畢。建。潭本竝作必。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此下漢書云。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爲異同。以欺不學者耳。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

爲此糜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漢書誼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是也。五十九字。亦係妄人僞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王制。誼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爲陛下惜之。下又云流涕。鄙陋複沓。乃小兒學語而未克者。今皆刪去。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過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求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

賈子新書 卷四

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皆似夢中囈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為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偽竄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余為妄。但猶恨中間廁雜者。不能盡羅之使無餘耳。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鯨。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罪。為無根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譚本無然鑄錢之四字。情而殺之甚

微其利甚厚。舊本甚微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書刪正。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鯨罪

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譚本

其家而公鑄作。親字訛。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字尤為矛盾。故但刪此字。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譚本厚利雖鯨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有理然也。夫白著

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掇之。十七字。悠繆不可曉。譚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為民設阱。孰積於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十字。危言不切事實。今刪去。曩禁鑄錢死罪積

下。今公鑄錢鯨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鯨罪積下云。為法若此。上何賴焉。今此移撥於上。而別換此十六字。末具也。

別本作未甚也。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漢書但云。又民用錢郡縣不同。何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也。若縣屬於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縣異而郡不同乎。甚矣作偽者

之謬也。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輕小異行四字。漢書無。今刪。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舊本又有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八字。不可曉。亦漢書於無。今刪。

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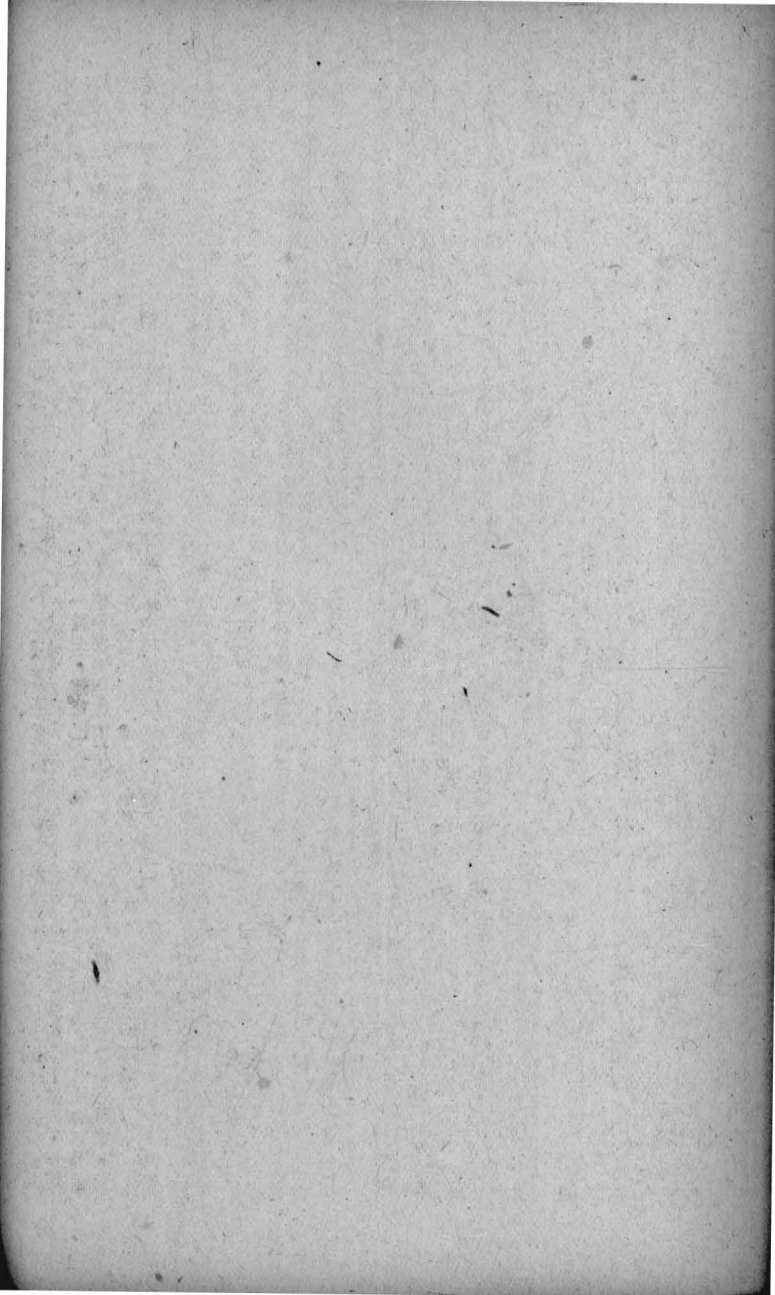
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姦錢日繁。正錢

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儻鯨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舊本又有少益於今四字。不知所謂。今刪去。將甚不祥。柰何

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

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之。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

之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望可善圖也。澶漫何指。大抵作僞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爲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不與理會耳。今略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賈子新書卷五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宜。潭本無。或為之稱詩。而廣道

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設。說。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

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學。讀為敷。潭本作教。或明惠施以道之

忠。明長復以道之信。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俗間本作長短。說。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

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憫雅以道之文。憫與嫻同。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

之賞。明齋肅以道之教。潭本作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

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潭本作儀行。建本作義德。今從別本。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

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人之德。不

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曲傳。不憫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

學業之不法。大戴禮作學業不法。無天子之三字。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

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事之誠。今從別本作誠字。大戴同。

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建、潭本脫行字。大戴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吝、吝同。

大戴委授作鄒愛。鄒亦與吝同。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

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

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

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德。大戴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建、潭本

作燕業及其學。說。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備問小

誦之不博不習。備問別本作簡。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

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噍、當作謙。小

行小禮。小義小道。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樂而湛夜漏

屏人而數。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而懣。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懣作餒。建本作饑。字

而懣。無兩食字。暑而喝。寒而懦。別本作嗽。大戴同。寢而莫宥。坐而莫侍。建、潭本作。大戴無而字。器

自執器皿。亟顧還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臧。大戴無而字。器御倒。臧作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

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詛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詔與頌同。

• 潭本作頌。• 逆
• 大戴作迭。• 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大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潭本作情。建本作清。
皆訛。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潭本二十作三十。訛。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潭本有也字。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潭本作天子。訛。故孩提有識。潭本放下。迺有字。與漢書同。大戴無。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脫不能無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建本亦同。又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知好色之語。乃約略其年歲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

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譚本從漢書作知妃色。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聖智、譚本作賢智。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建、譚本。別本位作。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

與大戴同。漢書作記過。虧、別本作徹。譚本訛作勸。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而字上大戴有。過書二字。宰之義。不

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作箴。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

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

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成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

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譚本作收。今從別本。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建、

譚本脫也字。別本有。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別本順作慎。大戴同。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

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建、譚本作敦斷。今從別本。大戴同。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

意者也。大戴輔作充。意作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未着字。意。

、潭本俱脫。大戴有下句。建本有者字。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

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

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史

而視已事。潭本作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戴史亦作吏。而作如。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潭本無而字。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建本有者字。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

亡之反。別本作變。有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

心未濫。而先諭教。而化易成也。建本濫作疑。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潭本脫聖字。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譚本作頭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攘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宥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建本

衍蓋甚二字今從譚本去之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鼷鼠紂損

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己之罪也己、建本作紂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

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譚本作而後人不知戒梁嘗有疑獄半以為不當別本亦有罪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雖梁王亦

疑五字今從譚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

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新序吾下有字譚本焉作為非是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

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五字建譚本俱脫新序有之別本同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

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

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別本從新序作大說以臣誼竊觀之牆薄咫亟壞繪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

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

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

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繇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訛爲雖侈。別本又作隰侯。案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推侈也。譚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諸書皆作龍逢。近代多作龍逢。薄江切。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譚本作無善佐則亡。脫去上句。建本有之。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芄芃棫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宜。舊本脫下字。案後文有云天。下失宜。則此亦當作天下。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一段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慝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一段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頒作領。訛。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循即巡字。如後云則先循于其方。亦是徵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一段 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爲字疑掌僕及與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

秋冬用之倫色潭本用作馬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說文調爲調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故職不率義則道

行之任也一段調諄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調諄潭本作調訊二字古通用時從疑是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則

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潭本義作樂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

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

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證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迎送建本作送逆

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諄之任也一段典方

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五家爲軌五人爲伍潭本別本伍作任說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

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

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一段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

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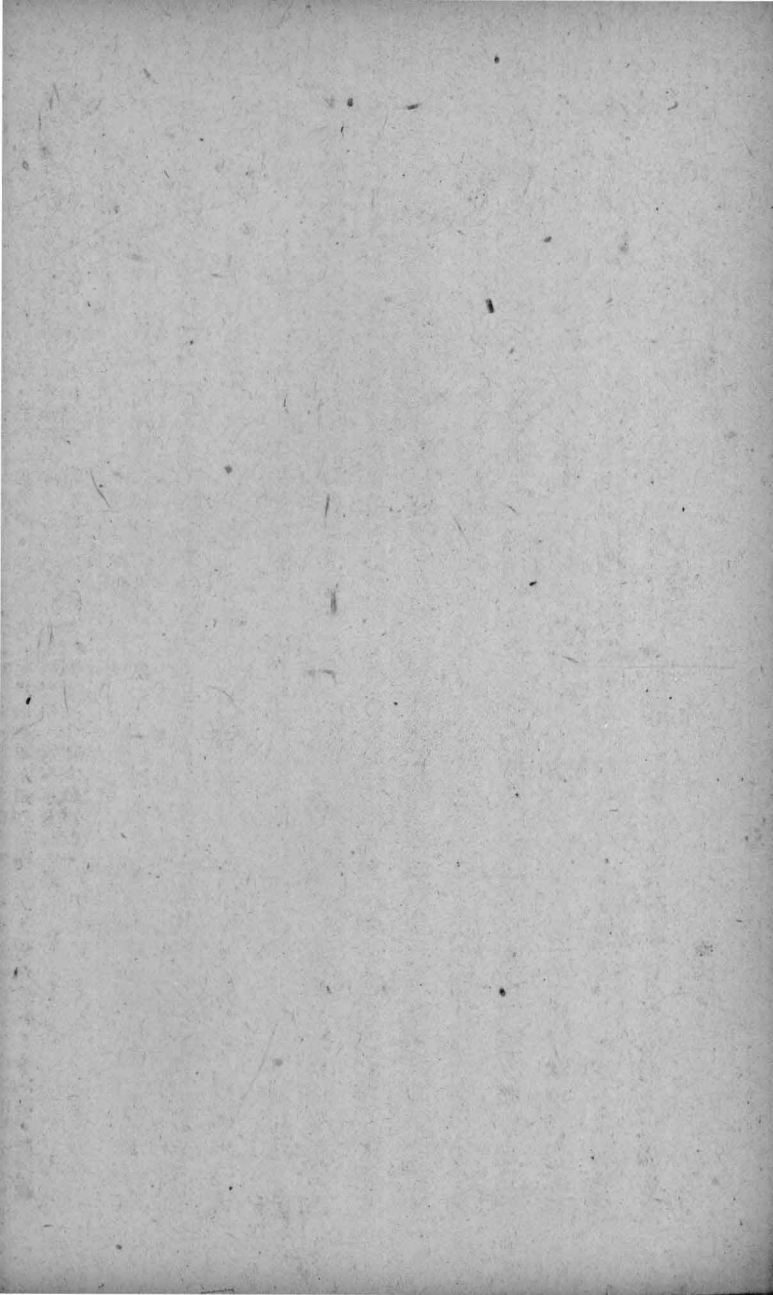
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句故歷天時不得句事鬼神不序句經禮儀人倫不正

奉常之任也一段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

百物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此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司馬司夏云云。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

問孝圖



賈子新書卷六

禮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

舊本嗜字上俱脫太子二字。案當有。又下作而公弗與。無太字。今從別本補。

曰。禮。鮑魚

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曰字上建。譚本有太公二字。衍。今從別本刪去。

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

剽。譚本作笑。

別本注云。恐當作昨。蓋本禮記仲尼燕居文。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

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卽上

下躋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

非禮不誠不莊。

譚本祠作祈。

是以君子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

主主臣臣。禮之正也。

建本主臣不覆。今從譚本。

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

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

無故事。譚本有。

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

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

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

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

譚本作君惠。下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

建。譚本或作屬。今從別本。

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

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犧牲而食。以優飽也。儀、貳同。譚本作貳。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

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譚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

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譚本沒。作設。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

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賞。今改正。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

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

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

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

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舊不重。非。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

殮。國有凍人。人主不裘。譚本作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干侯。建本脫不塗二字。譚本有。榭與序同。

所以習射之處。干侯即軒侯。譚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

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譚本脫。下句。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

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

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

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鷲，眊而不逮，不出穎羅。陸、音奚。目深靈兒。潭本訛陸。別

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殀天。建本刳作割。下句舊皆脫。魚

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潭本脫。獸字。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

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

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共百十三字。後論誠篇有之。此處自當從建、潭本為

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勿物同。此處唯潭本作仞。而君道篇建、潭本均作仞。

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建本

建。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媪，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媪。疑即媪形近而訛。後人遂以媪釋之。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句氣脈淳化。句

攫鬻搏擊之獸，鮮。句毒蠹猛仞之蟲，密。句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閒唯魴字似勝仞字。

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閒唯魴字似勝仞字。搏擊之獸。鮮毒蠹猛仞。魴者好魴。食穀蟲也。仞舊本音丁。膏反。蓋即蜎蜎。蒲葦中蟲。鏢、美也。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建本、別本倫作。今從潭本。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

紀之志。溲然漑然。憂以湫。溲音愁。溲本湫作下。案意林作愁。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下有缺文。溲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做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溲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溲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建本脫肅然二字。溲本有恻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不平衡。不即流字。溲本作者訛。下同。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还

垂綱。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今從溲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意林作和以序。屏氣折聲。軍

旅之言也。意林作併聲氣。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建本脫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建本此下空一行。誤。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

共立。建本脫微字。別本有。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也。溲本題在前。非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別本肱作肘。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曰卑坐。低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舊校改。從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抔。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旋如濯絲。

旋之容。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潭本別本作平。訛。丘疑即低字。

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即曲禮所云立視五篇。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建、潭本無無字。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建、潭本脫者字。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跂。去智反。建、潭本脫技。別本作跛。坐而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趨與躁同。舊皆訛趨。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

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尙書大傳。踈作踐。此踈亦踐也。下同。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

芄。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建本標作審。趨作超。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鳴玉者佩玉也。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上有雙珩。別本作憲珩。大戴作雙

衛下有雙璜。衛牙蟻珠以納其間。瑀瑀以雜之。建、潭本據作捍。又納作細。雜作領。皆訛。別本與大戴同。今從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

中規折中矩。潭本步作旋。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建、潭本和不重。非。故詩曰。和鸞嚙嚙。萬福

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

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潭本脫上字。壹建本作一。故能

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潭本作宗輯。案。揖與輯同。今從建本。別本作綜攝。非。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文。潭本作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本提行。至此當為一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做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聲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母病乎。故身之倨佁。與句同。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建本各作

若。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廢。之字疑衍。建本作哀。潭本作哀。皆訛。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忘、舊皆作亡。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潭本審作沉。別本作況。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

繆繆經與糾同。舊皆作繆。說。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充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蜚與飛同。潭本說茲。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故至人者。潭本至。作聖。在小不寶。在大不究。音眺。肆也。潭本作究。同。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愠。卒不妄。姚、寬遠之意。卒。

也。倉卒。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櫟以象列星。潭本作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

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不當有。又建、潭本運下有頓字。亦衍。

人主太淺。則知闕。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口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為劑。適疾

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言皆以漸進也。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有非所聞也四字。不類元文。今去之。譴而行其誅。建本無其字。潭本有。則庖宰監食者

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音、夜也。潭本作夕。今從建本。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

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

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

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

挾、猶薄也。音子協反。

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

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

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

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愆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

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母敢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以糝食

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遣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衆也。潭本衆作重。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潭本熙作燕。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

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

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傲、當讀為邀。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璣。丈夫釋玦。軒、挾

去也。建、潭本作挾。訛、玦即決也。鈎弓弦者。一曰環玦。軒、弓衣也。音刊。琴瑟無音。葦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鸚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

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

以視有勇。剖偃者之背。建、潭本無者字。別本有。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郟侯

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頭之冠。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潭本妖上有見字。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

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潭本招作召。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

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

三。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

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穰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建本作三日。說。今從譚本。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建。譚本使字在燕君下。非。桓

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

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建。譚本爲作能。欺。今從別本。乃下車而令

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建。譚本。割作剖。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

九合諸侯。莫不樂聽。譚本作德。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建本狀。杖。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之棄之也。建。譚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潭本無已字。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賈子新書卷七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然猶醉也。韓詩外傳作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潭本、別本作惠然。獨先過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潭本作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潭本作其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內領國政下潭本作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潭本有矣字。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箬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

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不穀。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亡者也。潭本作恐已。有也。更說。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憂。吾聞之。世

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潭本戚然作戚感。聖智

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舊本此下提行。今案本為一篇。可不分段。昔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

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嗚呼以下。建、潭本文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

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別本略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御者數十人。朝臣數百人。為近實。又發政舉事。作發言動事。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

食饜餒。饜字無考。劉子雜俎用此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潭本無於宋二字。案當有。宋人車徒迎而復

位。卒為賢君。諡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亦於此分段。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

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

吾飢而欲食。建、潭本無曰字下。曰何故儲之同。御進臛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

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

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

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

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潭本易字在御字下。君

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竝作存、校者改。作以、舊亦於此分段。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誣神、建本作無神。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譚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建本亦

行王字。今刪。於是紆身而不口。譚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適字爲句。不空。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譚本見作甚。別本甚下無而字。

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

天下服而口御。調處或補在字。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

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鐘。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

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于此矣。譚本無乎字。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卽位。

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于乎吃山草。吃當與鮫同。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壁。號咷告母

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

輕絕。微當作微。慘微也。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

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

沫與曠同。

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

閒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

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稷。別本作稿。疑是稿。容

臺樹而掩敗。容。建。潭本作客。又潭。本樹作提。別本作振。

犬羣嗥而入淵。建。潭本句上有則字。今從別本去之。

麋銜菹而適奧。銜。建。潭本說作銜。燕雀剖而

虺蛇生。虺即虺字。潭本作蝮。又蛇作蝮。並訛。

食蘊菹而蛭口。別本蘊作蘊。疑皆蘊字之異文。潭本闕此字。蛭口。建本作作唾沐。誤。舊校者添一入字於口上。浴清水而遇螿。伍子

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望。潭本作望。潭本身鷗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

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潭本作襲。邦剽口。與兵伐吳而拊。建本剽字作邦。到。皆訛。又此下兩本皆衍闔閭二字。今刪。事濟功成。范

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訛。

大夫種繫領謝室。繫。別本作繫。字書無攷。謝室即請室。

渠如處車裂。回泉。渠如處。當即舉如。吳越春秋作句如。

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

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

卑。其牧芒。此三字疑衍。潭。本空下二字。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案。前卷作非。桀其孰為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本亦作循緒。新序作循序。呂覽作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新序作吾取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潭本作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訛。而況

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甌。甌字無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

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隨、古亦省作隋。諸當房之

賜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人校本。又別本請還下有戰字。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潭本五作十。又賴楚作安吳。皆訛。曳師而

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屨、建本作屨。下並同。背、屨匡也。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

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踣屨哉。思與偕反也。別本作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

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

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而、舊本皆訛不。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改作劑。吞炭而

爲噎。別本作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建本無而字。潭本

有五、兩本皆作三。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之甚也。譚本恥作可。建本恥上又有可字。皆訛。今必碎身

糜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建、譚本脫以字。又譚本衣服倒。餽吾以鼎實。餽、當讀爲略。舉被而爲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爲

之報。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大夫以下。譚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作是以。疑建本訛。過字建本亦訛。又固與

故同。又悅已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

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

禍之道也。講與構同。見戰國策。別本作構怨召禍。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

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序。改行。音下孟反。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

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怒然醜以志自愾也。新序作怒然愧。以意自閱也。告吏曰：微搔瓜，得

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

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旣不善，胡足効哉。此條譚本全脫。別本所載亦甚略。今悉依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蠻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桑。累同。潭本作會。荝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潭本自使者曰以下始有之。以上脫。

君道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于其法教乎。于、建本作守。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

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賈子新書卷八

官人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一段。建本逐段。提行。潭本連。知

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一段。知足

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

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一段。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愆與作同。別本上一愆字作愆。智能不困於

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一段。不貪於財。不

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

聽從者。侍御也。一段。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一段。此睚眦非怒視也。蓋謂不出君之目前耳。建

本作睚眦。潭本亦作眦。皆未詳。今從別本。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

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

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

不進。建、潭本無則。字、別本有。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建本作清門治。德、疑訛。罷朝而論議。位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於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聞、名譽著聞也。讀爲問。建本卽作問字。寬、裕。徇、通也。卽徇齊之徇。別本作窮卷之知。非是。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臙黑。榆缺。陂雜。嘗、建本。作常。臙、黛本字。前匈奴篇作臙。榆缺疑是陝輪。流視貌。芷若。蠶虱。句有訛字。芷、建、潭本作芒。此殆謂如香風之襲人耳。蠶虱難解。視益口笑。佳態。佻志。佻與姚同。美好貌。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智字。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莊子作越。跖與越同。淮南子作囁。擊亦相近。建本作跌。潭本作佚。皆訛。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空冒楚棘。盈、塵盈也。別本作盈。盈。冒乃楚先君名。此非也。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潭本百作里。句絕舍作足。屬下讀。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避、讓也。別本作遠。非。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

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建、潭本從作道。其本者謂之虛，其末

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潭本施作儲。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

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潭本儀作義。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

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句。清虛而靜。建、潭本而正倒。以正而清為句。非也。令名自宣。句。命物自定。建、潭本無宣字。則於命字為句。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潭本無當字。此虛之接物也。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此。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建、潭本和作知。訛。故其士民莫弗親也。潭本弗作非。訛。人主義而境

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

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後一故字建。

潭本作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

則令行。潭本必字在令字下。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

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也上別本有者字。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

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一段。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歸，子愛利親

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本作兄敬愛弟謂之友。反

友為齟。齟字無攷。別本作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建本作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媿。該遇肅正謂之敬。反

敬為媿。建本作慢。別本作儀。皆同。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

為防。何云。當作跋。今案防亦有曲義。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為濁。建本作斂。潭本作斂。皆不可曉。或是汶字。辭利

刻謙謂之廉。反廉為貪。潭本刻作該。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

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

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汚。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建、潭本作戔。厚人自薄謂之

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慘。與儻同。建、潭本作戾。說。剛柔得適謂之和。

反和為乖。潭本通作道。說。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斲。反同。別本即作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隘同包衆容易謂

之裕。反裕為褊。包舊訛色。今以意定作包。欣懼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熅字無攷。當是和悅意。熅當謂温藉也。一云烟熅。亦和意。安柔不苛謂之良。反

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潭本較。建本作較。別皆未詳。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空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作物餽。潭本作吻

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潭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警。同。放也。與前反悌為傲異。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窺察謂之慧。反

慧為童。窺、音窺。窺。深察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

...

逆。而過疑誤。舊校者改。過作適。建本作勉。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側。反側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施。與老同。潭本作耗。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困。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輒。輒字無攷。或。校改。輒。義頗相近。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愔謂之敢。反敢爲揜。愔或是鏗字之訛。鏗者鋒銳。與敢義近。愔是恬愔。疑非也。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潭本脫此句。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外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與樂則六。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本六法。潭本作內度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

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潭本重陰陽二字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聲之術潭本律作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人校云。清聲一作情聲。建本脫六行二字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喪服稱親疎以爲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大紅細紅。即大功小功也。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當作多。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効事之盡。以六

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建本法。可謂人之六行。作事。

道德說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無能象人德者獨玉

也。建本象人。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寫疑鳥。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厝如竊膏

謂之德。厝、潭本作倨。下同。竊。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建本灤作樂。光輝謂之明。譽乎堅

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當讀如曲禮爲國君削瓜者華

之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爲華。鄭康成讀爲瓜。非也。舊本華訛舉。下同。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

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

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

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者法也。者法也。建本作法記。今從潭本。故曰。道此之謂道。

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

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潭本紀。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

也。博學辯議。建本作。爲此辭者也。一段。建本此下提行。但亦不。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

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句。模貫物形。潭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模。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

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能即見之說。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

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

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居然濁而

始形矣。賈、舊本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倨。從之。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

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為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

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為變。冰古凝字。舊本下有一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即凝。故注一疑字作標。記耳。自為德至變化而為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從建本補入。變及

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

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一段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

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

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一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灤流。不

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灤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一段

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之以。舊本倒。今案當與上下文一例。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有輝。潭本作神輝。外內通一則

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

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奏疑與奏音義同。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

此具也。巽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建本

性下行形字。又神明下有命字。潭本同。今案亦衍文。效去之。故巽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

德之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也。潭本作行

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一段

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固而

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一段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

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潭本作故能畜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賡字。今更正之。故曰以下八字。舊本並脫。亦從舊校本增。道而勿失。則有道矣。舊本並脫上道字。今增。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無休。則行成矣。

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之謂潭本倒。今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本並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

者理也。一段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一段詩者。志

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一段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句○與弗當依下文

作與不。潭本上有而字。衍。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一段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句○舊本與

校。舊人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一段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

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一段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

此之樂者也。禮、潭本作詔。亦與歡通。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

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黍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一段德之理盡施

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

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趙本又有一受字。潭本空一字未雕。今案問下本無缺字。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

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一段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為也。別本之作知。非。舊本訛。

寫前·說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舊本並作六·誤。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舊本並作愛·誤。

賈子新書卷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彊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潭本兩民不欲。上皆有而字。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別本作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粹與率同。別本作降。建。潭本必作。又今從別本。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為菑已矣。行之惡也上。建本有嗚呼戒之戒之六字。潭本但有戒之戒之。別本無。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功。建本。作以攻二字。潭本但作攻。今從別本。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潭本作必與有明德。天有常當。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

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

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潭本無夫字。愧。鳴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為之。建。潭本作自為分。疑訛。明君

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禍當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

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已音以。語。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母有

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

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

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

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弼之。建本作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

假之。潭本教之作改之。無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人行。人臣

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潭

助作共。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

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

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下。提行。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

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蓄。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爲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敵同。譚本說作過。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建本說作民必慎之。譚本作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佚佚。輕便之貌。猶景之爲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啍啍。壯健之貌。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

建本說作失然。今從譚本。

王而君子乎。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本作是故以。今從潭本。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

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

建。潭本無夫字。別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

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舊脫數字

補。今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

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案

林當與諒同。誘也。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次故夫建本脫。潭本有之。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

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舊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渚有無水。國無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

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

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

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

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

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闡飾矣。闡飾猶故聖

王在上位。源本無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

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

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源本脫求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

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

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

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氓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

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

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

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暝也。萌之

為言也，盲也。暝源本作暝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

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材別本作杖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建本

信作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選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

而舉之。舉。建。潭本訛作舉。今從別本。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建。潭本脫則。別本有。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

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

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

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夫民者諸侯之本也。子作卿相者諸侯

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

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

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

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

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居官。故字衍。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

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

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本問作言。言作問。今從舊人校本改。謀

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潭本此下。有已字。國之治政在諸

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重。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下臣字虛。澤本脫。別

本有。建本又無其字。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澤本作故察明。平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

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

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澤本有。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出於肺府也。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上

復疑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與矣。故君子不得民

則不能稱矣。故字可節。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

者。謂之實。澤本能言下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訊作詳。疑是詳。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卽位享

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有攸字。皆衍。

澤本空此字。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或改爲道也。當是依下文改。故君也者。道之

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

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

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

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讎者。其惟道矣。譚本此下皆故播之

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譚本作見學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為也。故黃帝職

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

崙。於是還歸中國。譚本此下皆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不提及。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賞之。加而弗損。建。譚本作天下亦平也。加弗損。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首一緣字。建本脫。譚本空此字。別本有

之。兩與字。別本亦作學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建本作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建本作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作教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身涉流沙。地封獨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訓同與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而字建本有好賢而隱不逮。彊

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當謂植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

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人建潭本作民。說。建本脫中間一句。潭本有。但

無見字。今增之與上下一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潭本無下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當作國必更有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一句。今脫之矣。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

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

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

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潭本脫之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潭本無以字之字。滅天

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道之。九牧。鑿與環同。別本作環。又道作導。下同。

鑿江而道之。九路。說苑君道篇作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灑與灑同。疏也。建本作登。潭本作登。皆說。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民勞矣而弗苦者。

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也。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作然後福可必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若字及聞下言字，別本無。

今從建本，說苑君道篇亦有言字。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潭本上作主，說苑作王。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

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藏。說苑亦作藏字，舊是人校此改作藏。是

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是故下建本有以字，說苑止此。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

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安字。故治安不

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潭本其於倒。粥子對曰。唯。句疑。請以上世之政。

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潭本皆有周字。別本往往省去。今不

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

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

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作戰乎。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

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戰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

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本皆訛。此從

潭本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一

衍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建潭本攻上有而字。潭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本。

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建。潭本論作論。說。下同。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壙與曠同。別本作壙。壙然。非。萬民藁藁。一人理之。藁與叢同。故天下者

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

處而久之。潭本無處字。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

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誤。潭本。別本並作六歲。

也。非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寡人之望

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

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

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關。闕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故聖王在上。別本無位字。建本有。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別本作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

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舊此句首亦有故字。衍。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建本興上有以字。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賈子新書卷十

禮容語上 雜事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昭下當有子字。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句。非哀

所也。潭本君作茲。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今茲謂今年也。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

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

六月。宋元公薨。閒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

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

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吝同。別本作吝。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別本作鏤。鏤。國語作形。

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聲。肅作齊。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上而動。資

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國語作殺。雜也。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

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

億也。證者。澤本作宥。案國語。宥。寬也。密。寧也。此下全不同。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

此從宥證逆詰而上。訓命為制令。訓基又為勢。義頗未安。后王也。本無也字。舊人校增。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

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

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九州

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桑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

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

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

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邲錡。邲犇。邲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邲錡見單子。其語

犯。邲犇見其語。許。說文。許。論譌也。國語作遊。此許義亦相近。舊本作許。說。下同。邲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

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邲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澤本固。作因。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意與抑同。國語作抑。澤本意人倒。今從建本。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澤本作誓。史。同國語。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邲之語矣。

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

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

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曰

潭本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闊，而不開口即日字也。今俗開本並即改作日。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潭本無夫字，建本名

今皆從國語改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夫邾氏，晉之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

人。譚人與國語同。建本譚訛無。潭本作侮，亦訛。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稱國武子

石磻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

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下，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大戴保傳篇，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

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不敢，別本，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

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曰字，下亦同，各以。潭本作各由，建本作各有，今從大戴禮。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

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故下曰字。建。澤本皆無。別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蓂室。建。澤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七月。又蓋

室。大戴禮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

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撫樂。大戴禮作撫瑟。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

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澤本侍作待。大戴禮同。太子生而泣。建本作立。亦當讀為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

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義。禮。為儀。禮。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

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

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

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麋。麋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

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澤本。別本俱從中央射中央。今從建本。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

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於天下。母

取於地。建。澤本作土。今從別本與大戴同。母取於名。山通谷。別本句首有中。與大戴同。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

以養恩之道也。建。澤本無名字。而字。此所以字。別本皆有。與大戴同。又恩字建。澤本作隱。別本作息。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

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段文說誤離曉。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

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建本此句。譚本無此句。或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

不誼。建本在坐字上。又脫笑字。譚本無此句。別本與大戴下二句中問各有而字。又屬作置。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

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

可不練也。主。別本作立。大戴禮作王。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

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同。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

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建。譚本脫武字。別本有。大戴禮同。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別本豎刁下有狄牙二字。即易牙也。大戴同。一人之身。榮辱具施

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別本有得字。大戴同。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騰。而國獨

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譚本二字。大戴同。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卽田單。別本襄王。上亦有而字。大戴無。由此觀之。無賢佐

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譚本脫名安危三字。別本與大戴有。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

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譚本。湯去張網者之三

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頽舊塚。而吳人服。類舊塚。建。譚本作遺久處。遺乃蹟之訛。久卽舊也。處乃冢之訛。或改爲。夷久塚。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云。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越

王乃句。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

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建。潭本無其字者字。別本有大戴同。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已而進之四字建。

潭本脫。別本有大戴同。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趙。潭本作走。別本從大戴作北走。今從建本。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

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

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建。潭本脫是字。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

我足矣。大戴而上無死字。而汝也。建。潭本我作禮。非。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

伯玉而進之。建。潭本無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戴進作貴。餘同。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

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

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潭本無而字。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

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大

古之下無所以二字。下句所字下有以字。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建。潭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多。以異何三字。今皆從別本增刪。太公知之。故國徵子

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意。潭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潭本昇作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

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建。潭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建。潭本脫也。別本有。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

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

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今從別本。諸貴下舊人校增人字。又名字亦舊脫。今校增。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

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

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比。語辭。孟子比天子之所與我者。

本書比物此志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句明尊敬而不讓。句其道莫經於此。潭本明作聞。案

當尊敬者而不肯讓也。今從建。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嫡長子。案。致與置通。復

本。又經字訛。疑當作徑。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

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

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作經。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

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至。秦為不道五字。以彊凌弱。衆

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

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

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之字。潭本無。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

制事以馴其時也。馴。猶順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結之也。所

以聞於後世也。書。潭本作古。別本作言。皆訛。又結疑當作語。

傳。雜事。建。潭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訛舛。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以能。舊本訛而能。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

置門下。甚幸愛。此段建本多訛。今從潭本。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

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

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舊本作謂。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

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建。潭本衍而固二字。漢書有宜字。亦衍文。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

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雒陽之下漢書有人字。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疎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

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鵝蜚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鵝曰鵬。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

沙卑溼。此數語既擬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孝

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

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

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

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爲六分。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聽也。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

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終其

家。漢書作世其家。

定取舍。此篇本書無今依傳補入。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

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以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賊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子彙）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书

作者=

页数=112

SS号=12627867

DX号=

出版日期=1937.1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